

珂雪齋前集

珂雪堂前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鳧隱袁守道著

書牘

寄周憲副海門

前承念及家仲遺之盛奠已有字報謝不知徹
台覽否近來法門荒涼道侶凋落真無開口處
同時卽欲入鄂效順風之請而台臺行矣今之
者儒禪並進若較盛於往時然其實陽明先

之良知二字未見有人透過者蓋徒見宗門中
麻三斤青州布衫七斤便作奇特想而良知二
字平田裏荆棘多視以爲尋常不復究竟所以
未見真種子卽終日脩持皆歸生滅耳不審台
臺以爲何如生于此道粗有所入而境強習重
處道力甚微且無友朋薰習終歸墮落言之可
爲泣下有便寄數語以相砥礪萬萬

寄錢太史受之

京華一別之後得一奉手教不啻晤言復見尊

稿序中諄諄齒及于弟知兄之不忘弟也弟之
薄命奇窮所不忍言身世淪落已矣乃不意相
愛相知之慈兄一旦舍我而去顧影淒涼何以
度日憂能傷人血病大作遂逃之青溪紫蓋之
間誅茆而老焉聽泉看山不覺沉疴頓起而老
親之病繼作不得已復返祔服夫天下之可以
自由者莫如栖隱山林退藏一路正爾不能得
可奈何邇來跼步鄉閭上慰病親下撫孤稚豈
復有生人之趣幸而稍知空幻之理時取法水

灌漑心胸覺無明習氣漸以微薄區區功名無
論不可必得卽得之有纖毫益于生老病死者
乎受之于世間法粗已了畢上之究竟性命之
理以心學抒爲作用其次讀古人之書撥膚見
骨發爲詩文另出機軸垂清光于百代至于名
山勝水優游徜徉其間無非樂境快矣快矣若
夫繁華游冶丈夫心力強盛不得意時稍以文
其寂寞正如游雲變霞豈有畱礙知受之覷破
久矣弟于此亦大有豁也目前光景若此卽欲

走數千里外與吾受之一聚首劇談也豈可得
哉因禪友怡山東歸之便附字奉候固是了元
天如一等人一晤之且可悉弟近况也

寄黃春坊平倩

伯脩去後已自淒楚不忍言所倚以爲命者一
中郎耳今又舍我而去傷心次骨一病幾至不
起弟不難相從于地下奈老親在堂不得已削
涕強咲冀少慰之今惟仁兄可依而道途迢遞
亦未能來也但榮發在邇取道荆郢時可得一

良晤卽餘生之大幸學道多年已見眞消息但
知見之力甚微而居家無好友朋塵染薰習時
傷苗犯稼奈何仁兄此一出非獨社稷之福實
弟等聚首出世之良因也入楚塞時望先馳一
字以便趨侍人行忙草率不盡欲吐

與雷何思

居玉泉兩月候兄不至遂徧游鳴鳳鹿苑諸山
泉鹿苑之奇拔地石峰峰色如砂翠而水滌七
渡流聲震天地不獨楚中所無卽天下亦未見

如此奇勝也寺久凋敝弟頗懷脩葺之想聞仁
兄亦有此願不知果否法和居士自是郡中第
一個神聖恐亦當表章也長石有字來道及仁
兄四月內有東下意果爾弟當掃三逕以待中
菴從北來弟畱之過夏而渠欲一至西陵奉晤
弟所脩玉泉柴菴正少主人得此君淨脩其
中遠希白社故事亦甚快望仁兄爲贊成之何
如

寄雲浦

仁兄歸來弟卽擬定小龍湖領教但繡斧新歸
自有一番應酬俟小定卽當棹一舟來此中積
懷萬斛恨不得卽傾倒也至于暑溽實所不畏
得聆知己之談說甚龍皮翳乎弟十年中哭兩
兄淚盡矣兩眼昏花鬚髮皓然已無復進取之
想家門多夭折蘭田弟近復不祿可憐可嘆弟
近日東西遊覽亦非耽情山水借此未斷姪慾
庶幾少延天年耳適從村中歸特遣小价致數
種山青水綠人事萬惟叱存作得詩二章求教

總之聚首有期非一紙所能盡也

答曾太史

弟住玉泉兩月山水怡情不覺舊病頓愈不意
老親體中違和星夜遙歸幸而漸安一月間必
可全愈弟又可作玉泉主人矣何思所云樓閣
者弟無力建造惟于玉泉右側建一亭半山望
西南諸峰如堆藍其下建一堂以祠關聖賢及
兩兄于中于此月之初五日建豎有無跡老人
監視玉泉長老督功弟安享其成不勞心力也

青溪鳴鳳鹿苑諸山俱秀媚之極至于鹿苑峰
色水聲實是東南所無陸法和居士賞鑒大是
神眼弟住止玉泉去高安諸山水不過一日程
中郎去後世念已灰願作一老居士游行佳山
水間足矣不審仁兄體中近日若何前所寄字
弟入山不得覽歸覓之侄輩已爲烏有以此欲
問仁兄動定甚急使來甚憫倘有游山之興同
往玉泉住數年應酬既絕百念不生何愁體不
復原弟所作菴卽兄之菴不必分彼此也去與

不去幸寄一字或秋以爲期亦佳弟往日學禪
都是口頭三昧近日怖生苑甚專精叅求不卽
徃玉泉則止二聖禪林酒色已戒多時仁兄見
念感切感切不見可欲使心不動畢竟深山之
中爲得計耳詩文二紙呈覽

寄寶方

近日看師地論聞所未聞方徵慈氏之苦心一
字一滴血諸論中警策綿密未有過之者若非
在山中安得遇此秘密法藏令不肖道念日切

世情日隳矣山中雖無伴侶亦頗不覺岑寂知
方偕怡山諸戒衲脩法華懺又令我技癢甚七
八月內山中菴成便可修舉也生于二月末或
一歸方收拾來山作長住計無跡老人情同骨
肉鴈行之悲爲之少釋已于響水潭上作菴爲
卜鄰計是又一快也會中諸位衲子統希申意

又

堆藍亭已落成在原基之上十餘步見西峰層
疊乃荆浩關同得意筆也塔灣田山僧窮極欲

質當他宅生爲山門只得勉強成之家舅處幸
一往道意此時要三十金最緊是必爲催來也
不知怡山師有來意否前承銀杏之賜謝謝

寄八舅

山中已作久住計堆藍亭已完正在脩理廳堂
大約山水中靜坐極清閒快樂目下有泉田一
區四面山色包絡山之下爲泉泉之內有田去
甥所作菴不過百步若得此卽不減輞川也老
舅無事來一遊必賞心之甚散木來縣不晦之

作何狀

寄四五弟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辰起閱藏經數卷倦
卽坐亭上看西山一帶堆藍設色天然一幅米
家墨氣午後閒走乳窟聽泉精神日以爽健百
病不生吾弟若有來遊意極好三月初間花鳥
更新奇來住數日煙雲供養受用不盡也

寄孔令君

久不奉慈誨渴仰殊深生自家仲逝後遂抱痼

病咫尺未得瞻禮戟下想台慈不至督過也殘
臘體中稍泰偶黃太史有信東下遂至玉泉遲
之不意來期尚窅自到此處仰見堆藍之山俯
聽濺珠之水不覺骨體俱輕神情爽豁遂買一
峰構精廬其下將窮三藏之秘典發五宗之玄
微捐梁肉而餐伊蒲含綈錦而服芰荷石丈竹
君梅妻鶴子將于斯焉老矣所幸家嚴健飯兩
弟奉養生雖不敢遠遊亦庶幾可以近遊至若
慈臺春風夏雨一邑含膏生雖在山中受賜實

多百凡更祈大爲培植使山中人免于內顧卽
慈臺非常之大造也河渚暫歸柴車可駕更得
望見清光臨楮倦倦

寄怡山

匆匆入山未得奉別不審道體日來若何想已
平復矣玉泉清溪之勝卽吳越未見其比幸一
命駕來此同住數月此中有藏可閱已市木作
一小菴于別峰下計日可成矣亡兄旣去世念
已灰此卽是我安身立命之處師如不棄便可

卓錫

寄八舅

自別老舅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之山色俯
聽跳珠之水聲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寺內有舊
菴基正據山水之勝已傾囊鬻得旦晚市木修
造有次第矣此去十五六里卽爲青溪峰巒洞
壑殆非人境到此飯伊蒲絕嗜慾覺得容易遣
日自信于山水有緣聯榻不寐遂有此一番佳
境界非愚甥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賞鑒

也已矣已矣胸次舒泰耳目清淨豈非福耶二
三月內此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
行之興當掃乳窟以待

寄六侄

存亡徂遷倏忽易歲惟夜夜入夢有若平生耳
海內第一知己既去復何心世緣玉泉清溪山
水幽絕將有終焉之志歸期都未可定想已入
社矣酌寬嚴之中以處家酌豐儉之中以理財
寡慾養身脩名避訛是所望也

寄祈年

自到山中閱藏習靜看山聽泉不圖爲樂一至
於斯已傾囊市得一峰將于其下建菴而老焉
誓畢此生苦心叅究了佛祖一大事因緣決不
奔波紅塵終日爲人忙也汝年正少自當向學
支持門戶使我得心安爲世外閑人卽汝至孝
吾往時所以不長往者以汝二伯在友于至篤
不能相捨耳今何時也匠人輟成風之巧伯子
息流波之音立雪無影惆悵何言惟覺青山解

語緣水知心伊蒲可以續命貝葉可以忘年暮
春三月河渚暫歸柴車可駕當一歸來旋卽入
山不停晦朔何者吾賦性坦直不便忍嘿與世
人久處必招愆尤不若寂居山中友麋鹿而侶
梅鶴此其宜居山者一也又復操心不定朱紫
隨染近繁華卽易入繁華邇清淨卽易歸清淨
今繁華之習漸消清淨之樂方新而青山在目
緣與心會此其宜居山者二也兄弟俱闡無生
大法而爲世緣迫逼不得究竟今居山中一意

理會一大事因緣必令微細流注蕩然不存此
其宜居山者三也骨肉受命慳薄惟盡捐嗜慾
可望延年業緣在前未能盡却必居山中乃能
掃除此其宜居山者四也生平愛讀書但讀書
之趣須成一片俗客熟友數來騁擾則入之不
深得趣不固深山閉門可遂此樂此其宜居山
者五也蓋我之住山乃從千思萬想中得來誓
捐軀命以守此志且鳳凰不與凡鳥同羣麒麟
不代凡駟伏櫪大丈夫既不能爲名世碩人洗

王三集 卷之二 二
蕩乾坤卽當居高山之頂目視雲漢手捫星辰
必不隨羣逐隊自取羞辱也因汝可與言故畧
及之

寄五弟

山中百凡清快紫蓋之奇峰青溪之碧水玉泉
爲山水之大湊愚兄行止其間卽是養生何者
屏絕慾染羶薌不求養生而養生在其中幸以
此意悉之老親老親真壽者相無可慮所慮者
吾輩之壽耳進山一步卽是活路出山一步卽

是死路吾志已決阮孝緒何子皙吾之師也

寄王章甫

一聞兄將至不勝喜慰數日內風雨大作長江
之險不敢卽渡雨止卽來倘天色連綿兄多留
兩日仲宣樓章華臺龍山落帽處必當陪遊且
公安二聖寺有李龍眠羅漢趙子昂法華皆不
可不一觀者先此奉懇但微示霽色弟卽飛來
且將以小舟送仁兄於岳陽樓前作別耳至懇
至懇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一
答夏道甫

得兄札正游鹿苑雨色甚奇甫霽卽欲還堆藍而遠安公專期于十二日其情甚切不得不赴唯于十三日雞鳴卽歸兄幸暫止玉泉來此亦不易乳窟流泉可聽勿便作興盡之返也至禱

答黃駕部取吾

宋孝廉至得手教甚惻弟遭骨肉之變兩兄相繼去世至中郎相依爲命一日不晤便無以爲懷今生死永隔奈何自長別後弟遂抱重病幾

苑今方有起色已于玉泉買山作終隱計伊蒲
送日兄自學仙弟自學佛但能輕視世緣精進
不懈各有所成不愁墮落也中郎未有大病偶
以下血脫氣遂至不支然心無怖亂有若坐化
渠自是天堂佛土中人至于學問之綿密應世
之圓妙弟與兄皆未必能測度之但當合掌歸
依而已知已如兄不作粉辭也急欲圖一晤弟
不難千里行而老父抱病難于遠離晤期未知
何日言之惘惘

寄尹夷庚

大別山頭一別升，沉生死有如幻霞寘之不足。
道也弟居家鬱鬱無歡筆硯久廢第思二毛種
種矣學道之外佐以看山讀書豈能長奔波世
路耶所恨藐焉孤儁口如銅鳥安得沈酣風雅
如吾兄者常時聚首以慰饑渴也寂子相與已
久近日至山齋少聚便道過貴村敢以一字奉
詢知兄于般若緣深自眇昧之矣

寄曾聲子

初聞尊大人之變不忍遽信及自澧州回得寶
公字備知化去事痛苦割腸其悲與悲先兄等
也先兄去後生兄尊大人而尊大人亦弟畜我
老來相依恃有此耳乃竟若此耶且交游中求
如尊大人之知我愛我者有幾人耶傷哉傷哉
兩年之間楚中失三詞人使生若孤鴻斷鴈天
乎天平罹禍乃爾酷也已矣生已治入山之裝
不復作人間世事也聞辭世時頗安閑其景象
作楚否可得聞否兄丈幸一一示我老父新喪

不能出弔先遣一介申唁八月中從玉泉歸來
當跪一哭致少生芻也草率不盡統惟節哀自
愛不一

寄祈年

山中度日頗快黃太史已下世矣愈增我之道
念也從六月初一日卽食素起以山中無他物
正好食素也我定居于此如古陶弘景之茅山
故事七月終當一歸卽入山矣汝努力作世間
事使我得安心辦道卽大孝也餘不一

寄寒灰禪師

中郎一旦至此令人痛不欲生師情均骨肉雖脩短之理久已照破而亦不能已于慈明之哭也生屢番清徹自謂已至而習重境強處無生之力甚微古人云相續也太難又苦口勸人盡却今時乃知入理之後便要討見成受用十二時中微細流注全不照管臨終不得力都由此耳宗風旣墮大厦非一木可支後生輩無大福德纔有所見便作乞兒相以一飽爲足不堪種

草不若潛行密用爲妙蘇潛夫已修一菴沙市
欲約師來作蓮社主人亦一快也怡山來草率
奉報不盡欲吐

寄林伯雨

弟賦命奇窮老親修爾見捐無心世緣將栖隱
山水未作苦行頭陀矣山中清寂真堪度日兄
丈煙霞氣多清秋能過我圓椒乎黃慎軒居士
亦下世矣法門淒涼真可嘆也花山爲吳中勝
地有大雲上人者以造殿至楚携有錢受之太

史書欲弟稍爲經營已畧有次第兄丈多事之日豈可復以緣事相累但得轉爲流通足矣餘不盡

寄八舅

入山未得詣別甚念念山中清寂甚與嬾拙之人相宜小菴已畢功成秋當迎道駕少玩數日也黃慎軒遂已棄世間使甥道念轉深哲人旣萎流波空引奈何奈何大雲事體稍有次第望老舅大力提挈一二當此多事之時豈可輒云

五言卷之二十二
捐財但委曲推廣稍加盼矐則爲德大矣

寄夏道甫

山中清寂晝着夾衣夜蓋綿被木樹較前益深
泉更響小菴收拾已完明窓淨几掃地焚香讀
書差有李禿翁當日風味如此光景豈可不使
道甫見之清秋策馬一來同往鹿苑爲妙也但
恐有人阻遊履耳然亦是慧心人決可與言山
水之妙者一咲一咲大雲緣事承周旋望爲留
神也山中極宜大爆竹每放一爆則響半日始

息千萬覓百十個附大雲或小价寄來至禱至禱

答葛寧宇

久不奉教渴仰殊深賦命奇窮父兄相繼不祿
世念已灰捨喧入寂得于堆藍之中作一太平
之民親近兄丈爲垂老素心之友是所願也衰
經在身未得躬晤乃承盛貺遠頒感愧無之至
于茶菴之說偶與次飛言之卽果有此意亦必
備原直奉上乃蒙慨附原約兄丈之誼高矣其

如獨爲君子何今不敢孤負盛美暫留此經俟
次飛入山卽有以復也草率奉謝不盡欲言

答錢受之

大雲來得手教備悉近况前有同叅衲子怡山
人吳有數字寄詢不知已入目否弟日來以親
病未平株守故里稍稍葺理簣簞谷種花讀書
以自遣日自先兄亡後生苑之念轉切困心衡
慮中於此道稍有所契舉業亦不多作自咲髮
已種種矣豈能常作此耗心血事去六十歲止

得十七年忙忙打疊那邊事尚恐不迭何心逐
逐世緣也前年買得一侍兒去歲復遣之江陵
沙頭市得一園粗有花木親病稍安卽渡江往
住相依惟二三淨侶久不飲酒間飲地黃酒數
杯頗覺神明清爽自念生平無一事不被酒誤
學道無成讀書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爲之祟
也甚者乘興大飲後蕪之縱慾因而發病幾不
得軀命又念人生居家閑而無事乃復爲酒席
所苦非赴人召卽已招客爲杯勺盤餐忙了一

生故痛以招客赴席爲戒落得此身閒靜便有
無窮好處讀書看山尚是餘事真大快也山水
可以代粉黛兄疑世間人因偃爲恭耳弟自謂
從古來不得意於世緣因而自甘清淨以至于
成仙得道者不可勝數卽如陶弘景初求縣令
不遂然後棄妻子隱于茅山之積金澗故自云
吾求平中求祿輒不遂使遂吾安得享此古多
以惡疾而致冲舉者其初俱非忘情世樂者也
特世樂之路已窮不得不尋寂寞之樂蓋久之

覺寂寞之樂遠出于世樂之上然後悔向者馳
求之非計此亦機緣奏合使然乃學道者之幸
也夫處繁華之中而不忘清淨之樂居寂寞之
中而求斷繁華之想者此自是一種上根上器
不易得也若夫世樂可得卽享世間之樂世樂
必不可得因尋世外之樂古之高人達士多出
于是陳搏邵堯夫皆非忘情富貴功名者也知
其不可得而走清淨閑適一路耳惟世間一種
世樂而更作無涯之求世樂不可得而

居寂寞如牢獄望世樂若天堂終身戚戚而無
已時則真可憫也昌黎作盤谷序列三項人最
爲先獲我心蓋繁華有繁華之樂寂寞有寂寞
之樂惟兩處不成馳求不息者爲下策耳昔人
謂白樂天于功名富貴得之則欣欣失之則戚
戚儼見于詩篇之內弟則謂白公原非忘情于
功名富貴者得之欣欣失之戚戚正是白真率
處而其實有一種解脫之趣去人甚遠如其初
居江州未嘗不苦然却往來廬山作草堂躡飛

雲履鍊大丹看山聽泉讀佛書苦之中樂又生
矣蘇公亦然蘇公初居黃州亦未嘗不苦然却
優游臨臯雪堂之間泛舟赤壁彈江水看山苦
之中樂又生矣謂兩人不求世樂吾不信也謂
兩人世樂不遂而竟爲寂寞所苦吾亦知彼必
不爲也雖然卽得世樂而享之亦豈如世人之
享世樂者耶于霹靂火中常現冷雲相故可貴
也兄書中道及嘲胡仲脩語將謂世間人遊山
水者乃不得粉黛而逃之耳非真本色道人也

此真覩破世人伎倆也弟則謂不得繁華粉黛而能逃於山水以自適者亦是世間有力健兒因偃爲恭遂成真恭者多有之以此發揮數語博三千里外一咲不自覺其語括之長也弟近來無可共語人矣海內如吾受之又不得頻頻聚首今受之已離寂寞得世樂矣往日所云死得過者親見之矣曾記寫大字帖送卷價否腕中有鬼非偶然也三筆之夢已先定矣定命如此馳求何爲弟所以處貧賤而不戚戚者爲此

也細觀受之具有世外靈骨决非汨没于富貴功名之人然逆境易持順境難持順境之中所求易遂往往徵逐世樂斷送了一生卽如江陵相公少時便有氣魄曾讀華嚴經悟得諸佛菩薩以身爲世間牀座經河沙劫救度一切有情便有實心爲國爲民之志刀刀見血不作世間吐哺下士虛套子可謂有大人相矣却是脚跟下帶得一種無明習氣及富貴聲色情慾甚重乃以事業不光大緣生平不學大道不得無生

知見之力重濁而不清脫故縱習氣情慾而不能超拔出也乃知世之真正英雄若不于本分事上七穿八穴之後于夢幻泡影中以曼殊智作偏吉事業不過只是健狗豪猪有何足貴願吾兄打併精神覷破向上一路王文成是兄師也花山緣疏花攢錦簇讀之齒牙三日猶香如此美才發泄天地精靈太甚更須十分退藏爲元吉也弟家事粗遣妻妾輩皆持戒作佛事小兒爲伯脩嗣名祈年者甚知向學中郎長子名

彭年者大有才氣酷似其父先兄不死矣弟已
拚作一老孝廉騎款段作馬少游佇看兄三台
八座訪我道山也老兄既作貴人應酬不簡清
貧作何支給借債太多後亦爲累甚爲兄慮之
大雲緣事需之歲月可望其成今年不知何月
起復到長安此一番聚首于舉業文字外當更
有商量處也游玉泉諸詩寄覽有便卽附一字
草率不恭幸恕

寄劉元定

久不奉教懷想殊深昔時長安聚首諸公多半
鬼錄惟弟與兄存耳幻泡風燈眞是可嘆弟入
夏來玉泉與無跡老人朝夕堆藍社脩葺已完
移居其中響水潭亦建一圓蕉仰看山色俯聽
水聲如此受用數十年便勝二十四考中書千
倍萬倍也聞東山景物甚佳老來諸嗜灰冷惟
山水之趣久而愈深然我兩人不可不一合併
跡公相念甚切秋來能一至山中乎二聖寺欲
塑大士壁間貴州有塑工甚佳名魏跛子今不

知尚在否煩上价一尋訪之至望

答錢受之

華山僧寄手書來備悉近况弟今歲杪春遭家
嚴之變父兄相繼而亡痛不欲生逃之玉泉山
中稍有起色復以家務遙歸故人書斷絕已久
惟受之不忘我且作長語相反覆此誼豈可易
得已造得一小舟當以明正涉江直走吳越恐
仁兄春間入都不及一把臂也弟此時欲盡收
東南之勝期不問年旣無繁華且安寂寞耳一

切大雲能口之大雲古貌慧心甚覺嫵媚因其
便附字奉候不盡欲吐

寄曹大叅尊生

自章臺寺別後不旬日間遂有家大人之變不
肖五內崩折功名之失得不足論身世之淒涼
入可悼也乃六月中又聞黃平倩先生之訃不
肖與兩先兄及陶黃二先生爲兄弟中之朋友
爲朋友中之兄弟今皆先我而去如何爲懷不
肖與先生二十年前長安燈市一交臂而失之

昨者之晤別後依依不能相捨豈非聲氣應求
有出尋常交情之外者耶已拚一麻一米作世
外人聞亦有卜築匡廬之興果爾他年相依而
它亦一快也明年亦欲東遊將盡收東南之勝
晤期尚未卜何日少年勉作詞賦至于作詩頗
厭世人套語極力變化然其病多傷率易全無
含蓄蓋天下事未有不貴蘊藉者詞意一時俱
盡雖工不貴也近日始細讀盛唐人詩稍悟古
人鹽味膠青之妙然求一二語合者終無有也

此亦氣運才力所限今以近作數十首求教幸
細爲批評如何久不作應酬詩惟山水之間可
以發人清遠之韻者稍稍點綴數語此後亦欲
定交木上座擲却管城公矣先生詩清靈俊逸
寔中心佩服然此外亦別有事在不欲先生役
精神爲之也部下士有可與論學者否

寄長孺

弟之奇窮世所未有中郎旣去家嚴繼之兩年
來如醉如夢強以山水之樂苦自排愁破涕生

平桑梓親厚交游僅得一魯一雷此外皆異方
之樂也而二公復先我而去黃平倩仁兄亦以
今年夏初不祿弟聞之其慘戚不啻伯脩中郎
想兄聞之更自淒惻耳半年以來竟不得兄一
消息久不陞遷不知何故豈都中榮轉此外不
知耶日來興致若何囊中得無羞澁否弟今年
不得會試下年便是一老翁矣進取路窮却得
些閑靜光景明春亦欲東游不知如願否也

又

半年不得兄一字甚念甚念自中郎去後心神
淒涼百感橫集姑集山水禪悅以自排遣苦則
苦矣心知功名之途遠翻於此中得些閒淡光
景入郡時與夏道甫聚首此外更無人往來也
兄官况畢竟如何身上無債否如無債可陸沉
度日過數年兄便是五十翁弟亦近五旬矣世
局日熟道念日生又不知作何結煞也弟近製
一舟前後可安六槳中列軒窗可坐十人將以
明年正月作東南之遊載米百石書千卷放浪

江湖且欲徧覽名山勝水失馬得馬安知非計也

寄陶不退

弟自家嚴捐棄之後已脩一菴玉泉山中將終老焉以故不得常居家中故往來詢問闕如人情世態堪爲痛哭仁兄會計偕舍親輩自當知其詳也學道二十餘年種種不見得力熟處愈熟生處愈生明年當往東南求友不獨明眼悟道人可爲我輩宗師卽有志學道十分以生苑

爲念者便是弟輩之舟航也卽君旅櫬已更脩
矣黃腸完好如故可無慮也

寄梅長公

天下事不可知先兄捐棄之後家嚴繼之四五
年後弟便是一白髮老翁與栖隱有分與進取
似無緣矣然以絕意世路之故微得些淡泊閑
靜消息彼造物者能窮我矣然不能使我不讀
書使我不看山水使我不學道也得其一已足
消遣况兼有之乎居山了不知都門消息不知

近况若何古梅來附一字草率不旣

答無跡

入秋屢欲來而家事相糾又有武昌之行邇來
婚葬事迫直至殘臘始得息肩然近來悟得世
事卽是佛事一切處之得宜可以庇蔭人卽是
行菩薩行雖不能忍事亦不敢厭也家六侄事
分拆俱妥矣聞宋公在菴恨不得挿翅飛來一
會但此身脫不得益見此公之大力量勝我等
怯弱漢萬倍也吊儀槩不敢受謹此壁上謝謝

護法堂得令孫照管暫且停功以生明歲有吳
越之游至甲寅年遊興既倦方入山中此時當
一切委棄也臘月決意一來雖不可定然已有
分且畱宋公過冬當得一晤也

寄長孺

數年來不得兄一字甚念亡兄已於去臘歸山
矣屈指便是三年光景歟忽可悲可嘆前夏道
甫有字來云已外轉尚未得真消息若有便羽
望寄數行以弔岑寂也慎軒先生遂亦下世蒲

桃象所聚首諸公漸如辰星矣言之可爲泣下
今年欲打疊東下而游裝大未易辦又度未能
俛仰時人故牽一舟往來弔澧間以畢此生又
不知何日得晤兄也敝門生九溪諸生陳君垣
令寔世萬戶其尊人歿于王事此君羽林孤
以查功次入京武弁而工翰墨兄幸一青目
之若有字附此君來爲便也

寄楊制科文弱

不肖獲交于海內賢士大夫最早今耆舊凋喪

不勝淒涼幸近郡有兄丈此天贊我也老來不
寂寞矣別去與崔兄坐舟中想念溫顏致語爲
之腸痛屢日歸來未浹旬卽遊太和挾奇搜勝
多異巖飛瀑人所未經見者近日避暑沙頭
有令嗣之變世界闕陷誠爲可嘆一附如幻
三昧調治不可過痛增堂上華髮老人憂也衡
嶽之遊在八月之杪不知比時得同往否偶有
筆工之便附字奉詢忤中百不達一卽太和詩
紀統嗣致也

寄無跡

太和歸來卽以毒熱未至玉泉八月又感時瘧
今方痊可入府送侄兒考校且雲浦新歸必有
數月聚首屈指便是來春匡廬之勝形于夢寐
只是緣慳奈何柴紫菴已有次第待師來同住
不肖明歲又有老父葬事在七八月只好近遊
舍玉泉無可往者雲浦尚家居不出天下好山
水易得好朋友難得無論兩居士需師卽師亦
需兩居士也早早飛錫如何令孫來匡山草寄

不一

答王勁之

去歲至鄂則兄已還黃泥惆悵不可言喻張丈
來得佳刻種種兄真可以不朽矣弟年來懷抱
作定久疎筆研惟嬉游山水間期作一世間閒
人八九月秋偶遭時瘧益習靜嬾雖愛山水而憚遠
游又不知何日得與兄共燕咲也檢生平詩文
止得二十餘卷回閱少作幾欲覆瓿既無力刻
又無人寫以此不得請教吾兄非秘之也張丈

來附字奉候所云詩序終不敢辭然此時一搆思則動火矣後年都試自得聚首卽弟集亦需兄序統俟面晤商量耳

寄龍君御

仁兄過襄中時正弟登太和時也返襄中王孝廉追及踪跡并近况甚悔相失及入郢則傳叔睿致盛貺并佳詩歸家又見弔唁諸賜情文藹如故人用情何其重疊也弟自太和歸來卽感時瘡調養至殘臘始離藥餌以此甚闕脩候聞

近來持金剛經且深悟禪理此是千古英雄歸
根一着子不然卽功高天下名震一世終歸墮
落大慧云但熱惱逼時朗誦金剛六如偈語便
是一貼清涼散也况深入之者乎入悟之法大
畧具大慧中峰二語錄中若不于無義語中逼
拶一番只成文字依通非到家消息也弟家居
輟遠遊不知何日相晤言之惘惘

復段公

承札云尊兄精進若此尚自怖生死兄弟輩業

習深重者乎所詢張半仙者實無其人止有一人姓謝號響泉原爲夷陵諸生曾于武當脩行後亦學禪依先兄中郎其人地理較諸庸術稍異然弟于此道甚莽莽亦不知其果精否也今止回夷陵如尊兄欲會其人幸再寄一消息來此人日夜持咒念佛絕不索利長齋已久乃弟之道侶也卽不可專用亦極可商量有信來卽指點之至鵠灣矣蘇雲浦近不安烏柏然懷抱甚佳自咲袁小脩苦心三十年尚不博一第今

已黃蓋金章復何所憾此雲浦近日之情語也
尊兄能無一咲乎

寄雲浦

小園于初八日已交割與怡山矣來價卽以市
一堤居已得安宅闔家感戴過分老兄清貧囊
橐此中又不能無隱痛耳有怡山在此弟亦頻
來聚首吾輩家居或每歲以三月共聚理會此
中亦一快事弟今歲自春至夏皆作山游寂寞
久偶邇詩酒之緣一迷月餘始覺而逃之乃知

淨侶夾持之功最緊最緊王尚甫已下世矣人命若此可嘆可嘆怡山來附字奉候不一

答王伯雨

自太和歸來徘徊村落間八月中復染時瘧日來始有起色料理鷓鴣一枝以故仙鵝之約竟托空言讀來札模寫東山諸勝泠泠在目非胸中具有丘壑安能于牙頰間馳使清泉白石也漁父佳什久已讀誦匆匆欲作數語而來使歸期甚迫需之異日必不食言燈下草率未能旣

王荅書
卷之二十三
所欲言天寒姑止遊興桃花開時當覓良晤也
寄須水部日華

客歲龍山之遊甚暢生以家冗卽歸去未得再
奉塵譚爲歎春來居家園課兒曹章華春色付
之夢想暮春當一至沙頭必得趨晤也游龍山
得詩二律殊不成語幾欲秘之然是一段佳話
敬書求教想有鴻篇希見示也草率不盡欲吐
統容面談不一

答無跡師

人生七十身體康泰以此餘生念佛薰脩得生
安養卽是世間討便宜大有福人前此行藏如
空中鳥跡寔之不足論也本欲至山中過夏而
火病間作目下溽暑又難遠涉然今年必當一
至若非七月之杪卽重陽前後矣本如布施宜
令住持及管事者派作何項支用以便八九月
間寄書回吳公也令孫有志于護法堂鬻田接
衆亦大有骨力可喜可喜

答吳開府本如

法侶蕭條有若辰星追思長安聚首蒲桃林下
光景便是阿歙國矣可悲可嘆不官自中郎逝
後常抱苦病前年葺一字玉泉將終老焉不意
老父見背歸來料理家冗煙霞緣淺松石盟寒
言之於邑學道數十年非不具正知正見奈觸
境逢緣多爲熟習所勝奈何奈何台兄旌旄入
蜀西夷底定武鄉南康而後復睹豐功真千古
盛事整頓乾坤乃大士作用勝于寂寥枯禪萬
倍遠辱瑤函兼之盛貺感謝

答李布政夢白

弟自中郎去後卽抱鬱病連年舉發前年卜居
王泉將有終焉之志不意老父見背一門幼稚
不得不居家調停料理卽山游亦止在鼎澧太
和間不得遠出矣追思昔年京華與尊兄聚首
光景兄弟朋友論心譚道水乳和合當時視之
知稻麻竹葦自今思之豈止優鉢曇華而已年
迫望五所遇漸無故物况愛屬同生情均共命
者俱窅然不在目前觸景悽愴如何爲懷每當

四節之會口如銅鳥不覺神傷之甚以此近來
世念日益灰冷惟有朝暮歸依淨土作來生再
會津梁而已尊兄世間法如此亨泰又于出世
間法已有所入真天地間有福人非多生薰脩
安得有此又聞卽君穎慧之甚已能入理深譚
真是快事弟有子嗣伯修處名祈年亦大可與
語惟此一事差憫人懷寂寥中忽得尊兄溫語
并盛貺種種故人之誼藹如感莫可喻弟溽暑
中禁足未出八九月有老父襄事重陽以後亦

有遠游之思弟于匡廬猶生客也久入夢想不
知今冬果此願否弟久無麻城之興不知與念
公猶得相見否甚念之長孺近在遼陽亦久不
得一耗二十年戎馬功名之夢期亦迫矣使旋
草草不一

答袁無涯

賤體已覺平復尚需靜養耳天色沍寒不若留
菴中過冬公安亦可少住也閔先兄敝篋集中
游二聖禪林檢藏詩中有稻畦栽就覺身輕語

今改作稻田栽就便不成語矣稻畦是袈裟亦
名水田衣想是寫者之悞兄丈歸須一改正先
兄諸集止是後來少許未入梓矣至于與人札
子草草附去或不存稿者有之未可據以爲尚
有藏書未出也近日書坊賡刻如狂言等大是
惡道恨未能訂正之李龍湖書亦被人假托攪
入可恨可恨比當至吳中與兄一料理也

答須日華水部

久澗晤對渴仰不可言喻賤體已安只是未復

原耳殘臘尚欲一至沙頭當得領清話也龍山
亭想已有佳名昨考水經注江陵城西有栖霞
樓俯瞰通隍吞吐江流則遺趾去今龍山處不
遠名爲栖霞亭以存故實亦可若已有新奇佳
石則不必也還朝當在何時從舟耶明春亦
有秣陵之行得以小舫附仙舟東下極快統容
面訂耳

答王天根

兄一年中盡搜東南諸勝聞避暑廬山大林幾

至忘歸不知遊石門否比傳石門開精舍欲效
白社故事云已有次第果可栖隱後當結香光
之緣也義仍先生健耶承書問藹然軫念兩先
兄讀之幾欲臨淚記乙未春義仍與王子聲及
不肖兄弟三人聚首都門無夜不共譏笑未幾
子聲逝矣又未幾伯脩中郎逝矣弟近復多病
存亡不可知惟義仍年愈長而飲啖愈健豈惟
有異才實有異福來札云義仍推服楚才以爲
不可當然耶楚中後輩復有數人詩文清遠絕

塵義仍或未及聞也讀王荅堂集沉著多于痛
快近調稍入元白亦其識高才大直寫胸臆不
拘盛唐三尺不覺其有類元白非學之也今人
見詩家流便易讀者卽以爲同于元白然則詩
必詰曲贅牙至于不可讀然後已耶且元白又
何可易及也王敬美自云生平閉目不欲看元
白詩今敬美之詩何如哉盛唐詩品如荔枝然
荔枝之美正以初摘時核上有少許新鮮肉耳
今學之者殼似之矣核似之矣其殼內核上可

口之肉却未常有也不若新棗遠矣不肖俗人也願啖棗而已管見如此聊博一咲如何兄近作益咄咄逼人矣甚矣山水之能發藻思也

寄長孺

龔滄嶼來得手書并出塞詩真壯士也地方風景如何沙黃草淺走馬平原中箭如餓鴟叫亦足快人但恐落落友生耳弟自中郎去後鬱鬱無歡去歲一病半載幾作夜臺之游殘臘始慶再生終是怯弱不復往日健犢子光景矣酒慾

已久斷雖愛山水已無濟勝之具惟有喃喃六
字作往生津梁耳追思少年浪遊海內所交者
皆一時之英雄豪傑而年皆長于我最長者爲
李龍湖梅客生潘雪松諸公次之則爲黃慎軒
伯脩諸公又次之則爲中郎及曾雷諸公而今
皆先我而去彼時相憐相知同稻麻竹葦今舉
目淒涼然後知其爲千載之一時舊時同好惟
兄與我在耳弟已皓首皴面皤然一老兄長我
六歲豈能長作白描關公耶家計稍有次第早

歸來作水邊林下一閒人可也有奉懷詩一首
奉寄侄子已成長否念之念之中郎久已歸窻
兩侄俱清泰想所欲聞也

答蔡觀察元履

中道啓侄子輩荷蒙吹噓存歿均感初以微賤
姓名不敢輕以簡牘致謝必欲躬詣戟下豈意
去春二月卽抱重恙入秋幾于不起至殘冬始
獲再生今猶然未離藥裹竟失瞻對之期罪莫
大焉又不期先生注念寒士使至得領來教兼

之盛貺長鳴紵衣之感幾欲泣下先生行若朱
繩詞同白雪比者彈壓南徼所在夏雨秋霜三
不朽之事具矣么麼袁生了無一長足錄而猶
然不鄙夷之豈所謂集塵成嶽彙露爲海者耶
偶有奉懷詩二首今奉寄郢削病中檢少時詩
文先後幾四十餘卷多有遺亡不得已壽之于
梓生少也賤幸免爲世法應酬之文惟模寫山
情水態以自賞適終難以列于作者之林直念
遺簪敝屣不忍終棄也膚淺之見謬謂本朝此

道極盛然近者縛則爲三日新婦脫則爲浪戰
胡兒不卽不離之間頗難其人往讀叅遊草覺
嵐霞生毫楮間今游刃之餘蠟屐所至必有揮
灑不知何時得一寓目叅山自南崖至五龍一
路神不饒其奇讀佳記方知竹笆青羊桃源怪
石多姿流泉如語爲叅中奇觀竟失之良可嘆
也承欲哀集平倩先生遺稿極爲苦心平倩往
時弟畜不肖得其遺墨最多然以晤對有期不
難致之多爲人取去今笥中蕭然吉光片羽亦

何可得其令子亦知重父書者不知已刻有遺集否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托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斑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爲苦而偶然酒棧有

極成歡者此之謂也偶檢平倩及中郎諸公小
札戲墨皆極其妙石簣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
向時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後有別集
未可知也此等慧人從靈液中流出片語隻字
皆具三昧但恨不多豈可復加淘汰使之不復
存于世哉平倩先生得先生徧採而傳之快矣
快矣使旋率爾裁答不覺冗長大言不慙恃知
我也

答道甫

弟體竟以不藥而愈蓋世間庸醫最多藥不按
病止益其疾耳雲浦兄竟以弟爲過疑不知弟
之性命正從疑中全也已擬新正至渚宮聚首
故不及作字奉訊而上价忽至且蒙頒賜種種
何以當之杜姬竟夭折乎可憐可憐飛鳥依人
竟爾無命所幸從一而終渠亦自快也木樨花
下語兄後來殊悔不從弟言然今日之去亦爲
兄了却一重公案矣與兄行年各近五旬頭顱
已可見不得作少年行徑彼此節壽爲長年計

弟絕慾已近一年矣酒則滴瀝不入口暇則常
居蘭若稟曇戒蓋今年一病寔是弟大導師也
此會當與兄共話無生脩蓮社香光之業兄睹
此刹那紅顏刹那黃土何必更作白骨流光觀
乎

答須水部日華

不肖體中大已復原造物者賚以此生出戶看
山閉門讀書何所不樂想仁慈亦爲欣暢也本
擬歲晏一覲清光而寒氛尚重初愈之軀未敢

犯之聞沉香亭已有次第與以元夕前後來侍
杖屨一咲爲樂有半叔子自不可無鄒潤甫輩
也病中檢近年詩文多有遺失不得已壽之于
梓已成二卷呈覽餘者誦于力一時未能卒業
不肖謬謂本朝脩詞歷下諸公力據後來凡近
之習故于詩字字取則盛唐然愈嚴愈隘迫脅
情境使不得暢窮而必變亦其勢然先兄中郎
矯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
俚易惟自秦中歸始云我近來稍悟詩道今華

嵩遊草是也緊嚴深厚較佳作又一格矣天假
以年進未可量前此諸撰原非稅駕之所昔李
邕書法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不肖于中郎之
詩亦然總之本朝數百年來出兩異人識力膽
力迥超世外龍湖中郎非歟然龍湖之後不能
復有龍湖亦不可復有龍湖也中郎之後不能
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至于詩之一道
未必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而輕效其顰似尤
不可耳何者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情雖無所不

寫而亦有不必要之情景雖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要之景色澤神理貫乎相宣三日新婦與野戰驕兵等一病也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偶有臆見信筆書之不覺話長統容面晤不一

答夏道甫

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附莊周諸公處治也梅花帳中柏子爐邊別有一番光景新春入渚宮當喚醒吾兄三生夢耳拙詩一冊芹園柑二十五枚家履絲綈聊申

一念小刺初成容續補眞成百日兄詩及悼亡
篇也園柑大異市味幸別視之卓吾手跡跋語
幸抄附來价以便入刺至望

答王章甫

前有漢上人至不得兄踪跡或云廬阜或云君
山得手書始悉近况弟今年自春至秋一病幾
殆九月中遭先君子襄事委頓已極奄奄待盡
至十月末始漸平復今仗大庇已還故吾矣承
諭病根在于詩文敢不佩服良箴但弟之病寔

由少年譚無忌憚學問縱酒迷花所致年來血
氣漸衰有觸卽發魚之屢遭失意中外多忤心
之境知己骨肉一朝永別以此成一鬱病不盡
由詩文也弟自己酉庚戌以後作詩不過數百
首亦不爲多游歷之暇時復借之以描寫煙雲
抒已胸臆豈真爲千秋名哉然此後亦欲想念
清泰令其相續不絕雖不敢自謂焚棄筆硯亦
必不多作也弟此一病寔我導師當困苦時落
湯螭蟬投火飛蛾之境親嘗之矣無病時奔逸

前境所謂虛閤疑定者何在一旦眼光落地手
忙脚亂自然之理蓋十二時中無論微細流注
卽五欲塵勞無明煩惱火遊戲諸根步步不離此
爲業鬼借宅捨身受身寧有善趣雖欲不恐怖
不可得也弟此迴真惺覺矣近日依寶方接衆
叢林隨衆喫飯作少許有爲功德調方上老病
盡心盡力以爲常生平所愛者山水今亦謝却
以費驅馳也惟有一日光陰卽辦一日資糧念
念如救頭燃窮通得失一切聽之混俗和光潛

脩密證亦何必獨立孤峰目視雲漢而後爲出世丈夫也哉每夢與兄同在场屋今年其必捷乎若得一第了却書債來共脩此等大事眞非常之幸也聞婚嫁事漸了亦快人北行寔在何時新刻詩二卷附寄覽此集共十餘卷今尚在校刻承兄見教弟已不多把筆然前此諸作尚是敝屣遺簪不忍棄去不得已典衣市宅壽之于梓襍著中頗有發千古所未發者六月中可畢功當附便羽寄入京華也此外又有素史二

冊極可觀家居無友衲子則有寶方脩眞實行
居士則有王以明深譚名理頻頻聚首蘇雲浦
住居稍遠亦未得數見家舅龔靜亭亦下世矣
可憐可憐幸有遺孤書香不墜天寒草率不成
字幸諒

答雲浦

體中雖可仍未復原根株常在非十分保護不
得康泰也已借得二聖寺一僧舍安居小根小
器只好脩些淨業求生西方所謂把纜放船抱

橋洗澡如斯而已矣每日米一升蔬銀三分附
與接待堂常住念佛外作張口神鴉以此差無
事前云云總之不足論也

示祈年

凌森墨爲寶慶大守過此詢汝甚切云不惟文
而且有行端謹渾厚蓋劉恒沙諸公所稱揚也
美名難得難得孟子所云不願文繡者汝有此
便是以三辰龍章錫我矣陶公二文附看令人
抄出仍完來換他作本朝古文詞至石簣先生

方入細看他板題活弄可以發機

寄許裕州倫所

桃葉渡頭龍舟飛舞酒後耳熱大罵粉骷髏狂
奴故態仁兄猶記憶否別後情事苦楚父兄繼
殞所不忍言久知五馬寄跡裕陽雙魚不寄則
二豎爲祟故也往來者俱云仁兄止飲裕州清
泉不肖私謂仁兄何所不足但令痼瘵之地借
以甦息則生平志願亦少遂矣時滿目風沙視
青溪七曲朱欄画閣光景得無少不暢否偶因

小价入都之便附一字奉候拙稿二冊件緘

寄周儀曹野王

壬子歲曾得瑤函并柄頭詩甚佳時弟方徧覽
楚中山水未常里居後來家難大作二豎相尋
以方書爲六籍恃大散作和羨想仁兄亦略知
之未及報答一字非疎嬾也仁兄哀然鳴躍知
已爲之彈冠舍此困人帖括理會經世出世事
業何幸如之弟困頓如昨然拂意中亦稍有所
窺政自脩然八月間中亦當入都不知仁兄何日

還朝也

答朱奉常上愚

梅花署中未盡所欲言暮春入郢當走叢篁館
領玄著也眼前朋友蕭瑟如此豈可復交臂而
失之此後來必圖良晤新刻二冊求教幸莫吝
郢削

寄楊文弱

不肖去歲抱病者歷寒暑至殘冬始痊五岳之
興已闌幾欲作少文臥遊事矣從鼎州來者詢

近踪或云游或云止意者閉門讀書人不及知也前見周伯孔詩序甚有逸趣家居無事窮延閣西室之藏不惟有異才且有異福不肖老病且至文思如斷綆枯井殊無微瀾病中檢舊作大半遺失時已欲效寒灰白練以去而尤不能忘過鴈之一唳不得已付之梓人已成三卷便附尊覽餘刻成當嗣致身非繡虎而望德祖之定其文何可得也望終有以教之花源同遊詩見集中不復贅寫

寄王勁之

久不獲珠玉念甚念甚第去歲一病幾危至今
歲始大痊病中檢舊日詩文大半遺失今不得
已壽之于梓雖不敢比于三不朽事然亦不能
忘情于過鴈之一唳也今將已刻者四卷寄覽
至秋場時當卒業矣第當來鄂渚必得聚首兄
幸勿他往也聞兄方刻本朝人詩不知已有緒
否近日刻書者多用而情濫入便是惡道存一
代不刊之籍須公須嚴入鄂時更當商之

寄寒灰

久不領大教懷想殊深吳中人還知閉關習靜
昔首山精嚴不出山者二十年汾陽足不踰關
者三十年古人見理之後其自守如此想師近
日行徑正相似耳生去歲一病幾至不起覺生
死去來之際了無得力處總之生平縱放業習
踐履都不純熟宜其手忙脚亂作不得主也近
日方有幾分畏生死心但求友甚難安得如師
者相朝夕哉洪覺範稱永明壽之說法如禹之

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
左丘明太史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好事一百
八件晝夜念佛千萬聲所悟如彼所行如此則
前輩之榜樣亦可見矣師以爲何如雲浦公迎
師意甚切不知肯西上否便中幸寄一字

答秦中羅解元

先兄逝後弟無生人之樂疾病相仍幾于不起
至今春始平復侄子彭年頗能世其父業箕裘
自可不墜惟此一事差慰人耳癸丑之歲弟以

制中不與計偕惟延佇吾兄高第消息以爲故
人光寵不意驚人之鳴又遲歲月目下以讀禮
居山中我輩蹭蹬大約相似真可嘆也弟已如
孤鴈天末哀雲唳雨且老矣病矣一生心血半
爲舉子業耗盡已得痼疾如百戰老將滿身箭
瘢刀痕遇風雨輒益其痛幸少而聞道近日深
加探討覺此中冰泮籜墮處不少詩文之道時
復把筆如郭仲恕天外遠山澹澹數峰聊以自
適而已每欲作時義輒目暗頭眩母乃與此道

相去日遠有鬼物尼之使不得不丘壑耶讀佳
詩力能扛鼎第何敢妄加評定但願熟看六朝
初盛中唐詩要令雲煙花鳥燦爛牙頰乃爲妙
耳承遠使具弔唁情文兼至悲嘆亡兄不覺失
聲近刻詩文未成先以數冊奉覽不一

珂雪堂前集卷之二十三終